

安东尼·小·托马西诺博士，《耶稣之前的犹太教》，

第 11 节，《死海古卷》

© 2024 Tony Tomasino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安东尼·托马西诺博士关于耶稣之前的犹太教的讲授。这是第 11 节，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的发现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在任何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找到一份完整的文本就像是考古学的圣杯，你知道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现在得到了一些古老的东西。你可以看到它是什么样子，它在过去是什么样子。你可以解读它，你可以阅读它，然后你可以提出这些想法进行讨论，并解决它们可能引起的争议，因为现在我们有了一扇窗户，可以了解耶稣生活之前的世界，而死海古卷为这一时期提供了许多非凡的见解。

这真的很有趣，因为当我们想到死海古卷时，我知道大约 20 年前，一位非常著名的圣经学者被问及他认为死海古卷对圣经研究有何贡献，他想了一会儿，说，我真的想不出任何东西。我们这些广泛研究古卷的人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但死海古卷不仅影响了我们对圣经的研究，也影响了我们对早期犹太教的研究，这只能被称为革命性的，因为我们遇到的几乎所有东西，我们在已知的文本中看到的所有想法，比如马加比一书和二书以及其他一些伪经，一些伪经，如以诺一书和其他书籍，所有这些想法现在都可以通过这些我们以前没有的非常古老的手稿来理解。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我们所拥有的最早的手稿，比如《以诺一书》来自中世纪。

其他几本文本也是如此。《禧年书》。《禧年书》是死海古卷教派的一本非常重要的文本。它在早期基督教的某些部分中非常重要。例如，埃塞俄比亚教会将其保存下来，并认为它是圣经。但我们拥有的《禧年书》最早的抄本来自公元 1200 年左右。

因此，获得这些文本、找到它们并能够查看它们，让一些批评者闭嘴了，他们希望我们相信整本圣经都是在上周二或类似情况下写成的。但显然有些夸张，但确实有人会说，先知书实际上是在两约之间时期的末尾才写成的。有些人声称新约宗教更像希腊罗马宗教，而不是犹太宗教。

这些批评已经平息。如今，我们正在研究一切，检验一切，用死海古卷的证据来检验所有这些理论。有时，死海古卷中的证据非常有力，可以支持我们的论点。

有时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但无论如何，如果不了解死海古卷的内容，任何人都无法对早期犹太教和耶稣时代做出任何评论或评论。那么，让我们来谈谈这些东西的来源。

嗯，你知道，如果你在 20 年前，你就会知道死海古卷在当时是大新闻。《时代》杂志封面，是的，他们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你知道，我想，我不知道我是否能看到日期，不，我看不到，但我很确定这是 1997 年左右。

这是《世界新闻周刊》。我不认为这上面有日期，但他们什么时候还出版《世界新闻周刊》？无论如何，《世界新闻周刊》称顶级宗教学者揭示了新的《死海古卷》预言，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将投降并移居新泽西州。新的弥赛亚使死者复活，对吗？还有更多来自《死海古卷》的内容。

我记得几年前我剪下来的一幅小漫画，放在我的一个文件夹里。漫画里，一些人坐在一起，喝着咖啡，吃着零食，妻子说，谁能想到死海古卷里竟然有如此美妙的布朗尼食谱？总之，死海古卷确实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和我们的想象力，但死海古卷的发现，以及它的故事，至今仍广为人知。

第一次发现发生在 1947 年，故事的讲述方式几乎肯定不是真的，但我们稍后会讲到，故事的讲述方式是，在死海附近这些洞穴所在的地区，有一位贝都因牧羊人，他的一只羊爬上了山坡，为了赶走他的羊，他捡起一块石头向羊扔去，显然羊躲了起来，石头从羊头上飞过，掉进了山洞，他听到了陶器破碎的声音，于是年轻人和他的一个朋友回来了，他们两个爬上山坡，爬到了山坡上，到了可以进入洞穴的地方，当他们进去时，他们发现，那里有一个洞穴，看起

来不像是一个洞穴，但它是一个洞穴，他们发现了一些罐子。现在，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哇哦，我们找到了罐子，他们想，太好了，他们可以把它们卖给一些疯狂的美国游客，但后来他们发现罐子里面实际上是卷轴，现在他们真的得到了一些东西，因为罐子很酷，你可以把罐子卖给古董收藏家，但另一方面，卷轴却很了不起，在那个年代，在任何地方找到卷轴都被认为是，嗯，就像找到黄金一样。

现在，我之所以说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贝都因人经常搜查那些洞穴，寻找他们可以在古董市场上出售的任何东西，但这是非法的。所以，这些人不会承认他们曾经在那个洞穴里寻找可以偷走和出售的宝藏，而是编造了一个关于岩石和绵羊的复杂故事，以及所有那些好东西，但在这个洞穴里，他们发现了六个卷轴，其中最奇妙、保存最完好的是大以赛亚卷轴，即以赛亚书卷轴。如果你今天去以色列，去到保存和保管许多死海古卷的书圣殿，你会发现这个大以赛亚卷轴已经展开并围绕着建筑物。

这座建筑非常引人注目。它的形状就像《托拉》卷轴的末端，所以当你走进去时，你会发现它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建筑，建筑的四周都是展开并展示在那里的《以赛亚书卷轴》。这绝对是个伟大的发现，而最先被宣告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发现有了有史以来最古老的《以赛亚书》副本。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最初发现如此古老的《以赛亚书》副本的主要兴奋点。现在，除了《以赛亚书》之外，还有其他几卷书卷和另一卷相当长的卷轴，后来被称为《社区规则》或《纪律手册》。《社区秩序》有点像这段文本的前几个词，但《社区规则》很早就有了绰号，因为我自己就是卫理公会教徒，这对我来说有点好笑，但早期看过、研究和翻译过这卷书卷的人之一说，这让他想起了《联合卫理公会纪律书》，这就是它被称为《纪律手册》的原因。

现在，我对《纪律手册》非常熟悉，我可以看出两者的相似之处。从本质上讲，这本书是教派社区生活的命令，显然是一个共同生活在某种院落中的社区。

他们似乎认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在一起吃饭，他们要对自己进行约束，他们制定了规则，规定谁可以说话、什么时候可以在吃饭时说话、吃饭时是否可以说话，还制定了吐痰、什么时候可以吐痰、什么时候不可以吐痰等规则，还有其他类似的规则，这些规则会规范这个社区居民的整个生活。所以，这就是社区规则，它很快就被破译了。正如你所看到的，它保存得很好，所以很容易阅读。

对于学者来说，这些文本的希伯来语实际上非常好，而且非常容易阅读，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因为希伯来语实际上有点像《旧约》和《米什纳》（犹太圣书，公元250年左右编纂的拉比文本）之间的中间点。是的，在很多方面，死海古卷中的希伯来语，特别是这些宗派文本，代表了这两种希伯来语的中间点。还发现了其他几篇文本。

正如您所看到的，《哈巴谷书》中的注释有点支离破碎，不太清晰易读。我们得到了一份《战争古卷》，《战争古卷》是一部相当了不起的文本，它记录了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之间终有一天会发生的那场战争。《创世纪秘传》是一部有趣的文本。

它基本上是《创世纪》中从诺亚时代到亚伯拉罕时代的故事的复述，其中有些部分是用第一人称讲述的。因此，我们有一个关于诺亚出生的精彩故事，诺亚的父亲拉麦讲述了他是如何非常沮丧的，因为这个婴儿太漂亮了，以至于他确信他实际上是守望者、天使的孩子，而不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得以在儿子长大后看到他的脸。

哦，是的，他长得像我，好吗？但这里有一些可爱的小传说和类似重述《创世纪》的奇妙故事。感恩节卷轴是一些以感谢上帝为主题的可爱诗歌。

另一篇我没有图片的文本是《约伯记》的塔古姆。塔古姆是一种文本，是将希伯来语文本翻译成阿拉姆语。因此，塔古姆这个词就是翻译的。

《约伯塔格姆》也是这些原始文本之一。这些文本装在罐子里被运到耶路撒冷出售，最初是由一位古董商买下的。我们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但他后来把它们卖给了耶路撒冷地区的东正教主教，一个叫马尔斯·塞缪尔的人。

他显然以一百美元的价格卖了这些文本。所以，这是 1947 年，你知道，通货膨胀和所有这类事情。但马斯·塞缪尔宣布了这些文本的发现，并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他把这些书带到耶路撒冷的美国学校，许多不同的学者在那里研究这些书。一开始，人们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这些书是伪造的，尤其是那本《以赛亚书》，天哪，它太漂亮了，太整洁了，看上去就像是上周写的，你知道吗。

因此，有许多人声称这些文本不是真的。还有一些人说，哦，它们绝对是真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着，最后由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宣布这些文本是真实的。

一旦奥尔布赖特认可死海古卷，争论就结束了。它们是真实的。现在马尔斯·塞缪尔知道每个人都对他的死海古卷感兴趣，所以他想卖掉它们。

当然，他想赚一笔，所以他以一百万美元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但没有人买。没有人买。

原因是它们是一个政治烫手山芋。这些卷轴是在约旦（约旦控制的地区）发现的，然后被带到了以色列。因此，它们被认为是走私财产。

你知道，你不会去购买走私财产。最终，一位名叫 **Eliezer Sukenik** 的著名犹太学者通过中间人购买了这些卷轴。这些卷轴非常秘密、私密且隐藏，他以 25 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它们。因此，**Mars Samuel** 肯定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但当然，这并没有停止争议，因为约旦多年来一直声称这些卷轴属于我们。而以色列则说，它们是犹太人的卷轴，显然，你们到底想拿它们干什么，你知道，它们是我们的过去。所以，这种事情持续了几十年，真的。

现在，贝都因人发现了更多的卷轴，考古学家也发现了，这些卷轴从 1952 年到 1956 年开始出现在市场上。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是，以色列文物局说他们会付钱给贝都因人，让他们把卷轴带给他们，而不是把它们带到黑市

文物商那里，他们说他们会以每平方厘米一定的价格出售。好吧，事情是这样的，贝都因人把卷轴切成平方厘米，然后一次拿一平方厘米回来。

因此，当这些卷轴被运进来时，每个人都因为看到这些明显被故意剪掉的卷轴而感到沮丧，他们温柔地抚摸着其中一位贝都因人，说服他把他们带到发现这些卷轴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种转变，他们开始真正地研究这些东西，更像是一种科学的考古发掘。现在，他们可以看到卷轴的原址了。

他们可以谈论地层以及考古学家喜欢做的所有奇妙的事情。真正的卷轴母卷是在 4 号洞穴发现的，该洞穴于 1952 年被发现。洞穴就在那里，现在很难到达。

在过去，前往那里也有些困难，所以人们对他们如何将那些卷轴带入那个洞穴有很多猜测。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可能是沿着墙壁的一侧垂降下来，或诸如此类。当然，他们为什么要把卷轴放在那些洞穴里？这是另一个大问题，但我们认为我们可能已经找到了答案。

我稍后会谈到这一点。因此，最终，贝都因人为政府工作，试图找到卷轴。总共有 11 个洞穴被发现包含卷轴碎片。

第 4 号洞穴中的一些残片非常非常小，而且已经严重破损，而其他卷轴残片则大得多，而且完好得多。所以，所有的卷轴都是在这片区域附近发现的。第 1 号洞穴、第 4 号洞穴、第 11 号洞穴，还有一些较小的洞穴，里面的卷轴较少，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有趣的是，马萨达也发现了一些卷轴。在纳哈尔赫弗也发现了一些卷轴，但它们是后期的。因此，死海附近的这个地区非常干燥，正因为如此，这些卷轴才得以保存。

在以色列大部分地区，很久很久以前，任何类似的东西都化为尘土，但在死海附近，它们被保存了下来。所以，我们总共有 11 个洞穴，大约 30,000 片卷轴碎片。我们相信这些卷轴包含大约 900 种不同的文本。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本。现在，我应该在这里停顿一下，谈谈寻找、整理这些东西的过程。当最初发现这些卷轴时，当然，现在没有人，应该说很少有人真正研究这些卷轴本身。

我们通过照相底片研究卷轴，照相底片通常比文本本身更清晰，但你可以想象当人们得到 30,000 份卷轴碎片时所面临的任务，而这些卷轴包含大约 900 篇文本。因此，你估计你拿到了 900 块拼图。你把大约一半的碎片扔掉。

你把盒子拿走，扔掉，然后你说，让我们把拼图拼起来。是的，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甚至直到今天，你都会在日记里看到有人宣布，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连接！每个人都说，耶，一个新的连接！他们发现某张照片上的卷轴的一小部分属于其他文本。我们根据手写等因素将这些事物匹配起来。

主题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是圣经文本，那么这当然很容易，因为我们认识圣经，这些文本与我们熟悉的圣经非常相似。但有时我们发现，尤其是那些从各个地方带进来的早期卷轴，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来自哪个洞穴。

因此，弄清楚如何将它们重新组合在一起并重新组装这些东西是一个重大挑战。所以，让我们来谈谈这些圣经文本，因为正如我所说，这些文本似乎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大多数旧约希伯来语手稿都来自中世纪。

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但我相信整个旧约圣经最古老的希伯来语手稿来自公元一千年左右，相信就在那个时期。因此，随着死海古卷的发现，我们得到了希伯来语圣经的副本，原始语言的副本比我们以前拥有的任何副本都要早一千年。当然，怀疑论者最初的想法是，啊哈，现在我们将看到所有这些人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圣经。

但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一千年来，圣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充分证明了抄写员在抄写、翻译（众所周知，圣经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和将文本代代相传时是多么的细心和一丝不苟。

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查看这些文本时，《创世纪》有 19 份不同的抄本。当然，并非所有这些抄本都是完整的。事实上，这些抄本都没有完整。

唯一接近完整的是《以赛亚书卷》。但其中大部分都是圣经书卷的一部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有 19 本《创世纪》时，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有 19 份不同的手稿，我们已确认这些手稿属于《创世纪》。

有些手稿可能只有几行。《出埃及记》有 17 份，《利未记》有 13 份，《民数记》有 7 份。看看《申命记》。

已发现 30 份《申命记》副本。《申命记》在死海古卷中也被多次引用，甚至还有一份我们称之为《圣殿古卷》的文本，它显然是基于《申命记》而写成的，有点像《申命记》的评论。他们喜欢《申命记》。

约书亚记有两份，士师记有三份，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有四份，列王纪上和列王纪下有三份，以赛亚书有 21 份。显然，这对这些人而言也是重要的经文。耶利米书有六份，以西结书有六份，十二先知书中有十二份。

犹太传统中的十二先知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写在一卷书卷中。因此，如果我们找到小先知书的残篇，比如何西阿书，那么就等于拥有了整卷十二先知书。36 份《诗篇》和 2 份《箴言》。

现在，并不是说这些人不喜欢《箴言》。他们热爱《箴言》。事实上，他们自己写了很多《箴言》，但他们没有很多《箴言》的副本。

四份《约伯记》和四份《所罗门之歌》，这很有意思，因为根据《米什纳》的说法，拉比们仍在争论《所罗门之歌》是否应该收录在圣经中。他们对此有一些疑问。四份《路得记》，四份《耶利米哀歌》，两份《传道书》，零份《以斯帖记》。

我稍后会解释。《但以理书》有八份副本。现在，尽管《但以理书》的副本似乎不多，但我要指出的是，也有许多伪《但以理书》文本，这些文本声称或似

乎是由但以理所写，或声称是由但以理所写，或本质上是但以理的，使用但以理书中的图像，其中包括一些最具争议的卷轴。

在这一时期，也就是耶稣时代之前和耶稣时代，但以理书确实非常重要。我的意思是，耶稣使用的整个上帝王国的语言，你认为他从哪里得到的？他从但以理书中得到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本有点争议，因为有些人认为他们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则认为没有。

但犹太人通常认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一本完整的书，也是历代志上和下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没有以斯拉记呢？好吧，我们稍后会发现，当我们查看死海古卷中的其他一些文本时，这些人非常非常反对犹太人与外邦人、非犹太人通婚。以斯拉记讲述了一位犹太女士如何嫁给异教国王并拯救她的国家。

这些人并不想听到这样的信息。当我们查看他们的节日列表时，不知为何普珥节并不在列表中。我们收到了大约 205 条短信，这个数字最近可能有所变化，因为我们在不断修改这些内容。

这是我对此了解的最后信息。除了圣经中的文本，还有先前已知的次经和伪经。现在，我们在这里谈论什么？好吧，我当然已经谈过次经的一些内容，次经通常是在我们称为两约之间时期的这段时间内写成的。

它们以希腊文保存在七十士译本中。犹太人并不认为它们是经文。犹太人没有保留它们。

因此，这些书本中没有任何一本是希伯来语或阿拉姆语的。其中一些书后来有其他译本。所以，我们拥有这些东西。

我们还有一些称为伪经的书，这些书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因为有人认为它们是圣经。我在这里主要谈论的是《以诺一书》和《禧年书》。《以诺一书》和《禧年书》主要由埃塞俄比亚教会保存，并被翻译成科普特语。

这些书也保存在教会的其他一些地区和一些东正教的分支团体等。但我们再也没有发现这些书的早于中世纪的手稿了。那么，我们在死海古卷中发现了什么？五本《托比特书》。

本西拉书，西拉，本西拉的智慧。我提到过这本书，一本很棒的箴言书等等。耶利米书。

诗篇 151 有点令人惊讶，因为诗篇 151 在某些方面几乎看起来像是希腊作品，但它出现在死海古卷中。伪经，以诺一书的 20 份手稿。他们喜欢这本书。

禧年日历的影响非常广泛。

许多学者认为，禧年书可能是我们所谓的伪经中最早的书籍之一，并且肯定影响了以诺一书和其他书籍的写作。正如我很久以前提到的，但你可能已经忘记了，禧年书是早期以色列的一种历史，它将历史划分为 49 年的禧年时期。因此，它说这发生在第一个禧年，第二个禧年也发生了，第三个禧年则被写成是摩西的启示。

《禧年书》中的一些主要主题反映了哈斯蒙尼王朝早期的关注点。因此，我们看到了诸如祭司的重要性之类的事情。我们看到了诸如不要与外国人通婚之类的事情。

这是禧年的一个重要主题。我们看到了关于日历的想法，几分钟后我将在这里更多地谈论日历，但不同的犹太群体之间对于应该使用阴历还是阳历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分歧。这是分歧的主要点。

因此，禧年说我们使用阳历而不是阴历。如果你对犹太教有所了解，你会发现，直到今天，他们仍在使用阴历或我们所说的阴阳历来举行宗教仪式。无论如何，还有众所周知的十二族长遗嘱。

这份副本有六份，这份副本的可信度则稍低一些，因为我们在死海古卷中看到的版本与后来保存下来的希腊文版本有很大不同。因此，大约有 50 份文本属于这一类。我们已经知道存在的作品，但只有希腊文和埃塞俄比亚文的译本，在某些情况下还有拉丁文或其他语言的译本。

现在我们找到了这些经文的原文。这难道不酷吗？以前未知的犹太文献。首先，这些文献包括一些一般的宗教作品，包括一些故事和一些重写的圣经。我们所说的重写的圣经是指你把一个圣经故事用你自己的话来讲述，通常会添加很多内容，用新的和不同的方式来讲述。

诗歌。很多诗歌。有些诗歌很美，有些诗歌则不然。

还有智慧文学。智慧文学包括很多谚语、很多警句，你只是想告诉人们，嘿，我的儿子，不要和坏女人鬼混，你知道那会给你带来痛苦之类的。非宗教文本。

有几份这样的文件。有一些合同、信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包括一份非常了不起的文本，我们称之为《铜卷轴》，多年来它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但《铜卷轴》显然是一份藏在某处的宝藏清单。这份文本刻在铜上，而不是他们通常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认为它可能根本不是真的，因为这份文本中记录的财富数量似乎非常惊人，一位早期卷轴研究者将其描述为艾赛尼派的疯狂胡言乱语。

就像，好吧，谁会不辞辛劳地把疯狂的胡言乱语刻在一块铜片上呢？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我认为共识是它是真实的。它被写在铜片上，因为他们想保存它，它很可能是从耶路撒冷圣殿中移走然后藏在其他地方的物品的记录，可能是在大起义开始时。

然后我们有宗派文本。宗派文本包括与库姆兰社区相关的文本。他们自己的词是 **Yahad**，翻译为社区。**Yahad**与希伯来语中的“一”来自同一个词根。所以**Yahad**的意思是团结或社区，与他们的正义导师有关。这些包括规则之类的东西。有几条不同的规则。

我谈到的社区规则只是最大和最完整的，我不得不说，这些规则在细节上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它们之间有一些分歧。

另一个奇怪的巧合是发现了大马士革文件或 **CD**，它之前曾作为 **Zadokite** 文件出版。

是什么让整个事情变得奇怪，有时让我们感到头晕目眩？19 世纪，在对埃及犹太会堂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份冗长的文献，其中谈到了一群脱离犹太人、前往大马士革、生活在荒野并遭受迫害的人。它列出了他们的各种规则和对未来的想法等等。正如我所说，

这份文献是在 19 世纪后期出版的，他们称之为 **Zadokite** 文献，因为他们认为这听起来像撒都该人的教义。然后，瞧，我们在距离埃及很远的死海古卷中发现了这份文献的副本，比在开罗犹太会堂遗址发现的版本要早得多。

那么，我们只剩下一点可以说的了？这些问题都非常技术性，例如，在埃及发现这些卷轴的犹太教堂并不是拉比犹太教堂。而是卡拉派犹太教堂，卡拉派是中世纪前夕发展壮大的犹太教派别，是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的竞争对手，当然，最终卡拉派胜出。但是

卡拉派与死海古卷团体有某种联系吗？如果没有，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他们的文本做这件事？据我们所知，卡拉派的信仰与死海古卷教派的信仰不同。所以，正如我所说，我们只能举手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保留这个东西？无论如何，圣经解释是

这样的，我们已经讨论过《哈巴谷书注释》，这类注释被称为 **Pesherim**。Peshar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解释。但是它们之所以被称为 **Pesherim** 是因为这些东西的独特形式。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方式是，他们会引用圣经中的一节经文，然后他们会说 **Pesherim**，意思是它的解释。然后他们会继续解释那节经文。

这些特定的文本几乎是为他们认为是预言的文本保留的，或者这种特定的方法几乎是为他们认为是预言的文本保留的。他们认为是预言和我们认为是预言并不总是同一件事。

例如，有一本关于诗篇的评论，其形式与他们认为诗篇是预言的形式相同，这很有趣，因为你可能还记得在使徒行传中，在五旬节那天，彼得讲道说，我们知道大卫是先知，但他并没有说过这些话。他引用诗篇来描述自己，但他用诗篇来描述即将到来的弥赛亚，因此死海古卷教派与彼得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

诗篇是一部预言性作品。但

也有许多其他的，通常是对这些文本的解释。它们都预示着教派生活中将要发生的事情。书信。我们有书信，我已经提到过 4QMMT，一些法律行为，

我们有魔法文本。哦，是的，一些护身符。我们有他们用来驱赶恶魔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护身符。你知道，这是我们不经常再考虑的事情。我们中的许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古代近东世界，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资料来源的选择性。旧约的作者不相信魔法。但你可以肯定，普通民众会施展各种各样的魔法和魔法，这种事在古代世界各地都很常见，所以从死海古卷中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也未能幸免，即使是像死海古卷教派这样非常严格的犹太教派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施展魔法，当然不是黑魔法。

你知道那是另一回事。你知道，黑魔法是使用咒语来诅咒人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咒语的主要用途是保护自己免受邪灵或驱鬼的侵害，或者治愈疾病之类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会认为是魔法。他们认为其中一些更像是科学，但无论如何，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感到不安，你知道，啊，算了，没关系。

我们不会去那里，但让我们谈一谈星座运势。我们已经看过一些星座运势。我们讨论了占星术以及占星术最终如何成为犹太教的一件大事。好吧，我们已经在死海古卷中看到了这种情况，古卷中有许多文本，它们是群体中个人的星座运势。

其中一条经文说，有人将某个人的星座描述为反基督的人物，因为他们会认为他们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除了人们出生的时间之外，他们还会做一些事情，比如看相术，比如看头部的隆起和面部特征之类的。还有一些事情，比如他们出生时的迹象

，但他们说这个人的性格被分成七个部分，其中一些部分是光明的，而另一些部分是黑暗的。你知道，这个人是全黑暗的，而其他人几乎都是光明的。所以，大多数人介于两者之间。所以让我们来

谈谈圣经文本，因为当这些文本被发现时，这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圣经文本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退。其实不应该，因为这对我们来说仍然非常重要。那么，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我们有哪些文本？我们有什么基础来理解经文的古老性？同样，你会听到怀疑论者的声音。你在网上阅读时，你会看到人们说，圣经是一群老人在各个时代写的，他们只是想控制人们，讨厌女人之类的。即使在死海古卷之前，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证明那是胡说八道；我的意思是，我们有七十士译本的手稿，即旧约的希腊语译本，可以追溯到公元 2 世纪末。所以，毫无疑问，从很早以前，他们就已经决定了这段文本的内容。

我们有武加大圣经的手稿，武加大圣经是拉丁语翻译的旧约，最早的手稿来自公元 700 年左右。我们知道武加大圣经的翻译时间比负责武加大圣经的杰罗姆的翻译时间要早很多，我想可能是公元 430 年左右，不管怎样，在那个时代左右，当他在做他的工作时，已经有了拉丁语翻译的圣经，但是还不够。所以，杰罗姆继续他的工作以提供更好的翻译，但同样，我们最早的手稿来自公元 700 年左右。我们有叙利亚语翻译的圣经。叙利亚语是一种阿拉姆语，这些来自公元 6 至 7 世纪，然后是马索拉文本。

构成所有现代旧约译本基础的文本：马索拉文本。马索拉这个词来自 **Masora**，意思是传统，对吧？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有一群被称为马索拉学士的学者负责制作这个东西，他们对旧约的其中一点牢记在心，那就是他们不是在制作博物馆藏品。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制作的是供犹太教堂使用、阅读和处理的手抄本，当你用手阅读和处理文本时，文本就会磨损。他们如何处理磨损的文本？他们埋葬了它们。他们尽可能尊重地处理它们，因为任何写有上帝名字的东西都被视为神圣的。所以，他们非常小心这些文本以及他们如何处理它们。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只是把它们放在某个架子上，让它们积满灰尘，因为那是文本磨损的时候。

它以一种尊重的方式被处理掉了。因此，我们从马索拉文士那里获得的最早的文本，最早的旧约希伯来文抄本，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 900 年。今天，当我们翻译旧约时。正如我所说，我们使用的基本文本是马索拉文本。这是每个现代

翻译的基础，人们真正兴奋的事情之一是，哦，天哪，我们将要看看死海古卷中的原始希伯来语内容，看看马索拉文士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内容。好吧，再说一次，我们已经有了七十士译本。

我们有拉丁文译本。我们知道他们非常擅长这项工作，但真正需要死海古卷才能向我们展示这些人，这些马索拉学士在工作方面有多出色，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古卷证实了马索拉文本的准确性。

所以，你认为马索拉文本是公元 900 年最早的手稿，而死海古卷中最早的手稿可能是公元前 200 年左右。所以你说的是 1100 年来文本被复制、重新复制、重新复制、重新复制，在这段时间里，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95% 是的，我们以大以赛亚书卷为例，大以赛亚书卷中有 95% 的单词与马索拉文本中的单词相同，大以赛亚书卷和公元 900 年马索拉文本之间的大多数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以赛亚书第 53 章共 166 个希伯来语单词，这当然是一部从神学角度对基督徒非常重要的文本。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卷，特别是 1Q15B 中的大以赛亚书卷，是一部主要的以赛亚书卷，与马所拉文本只有 17 个字母不同，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洞穴 1 以赛亚书卷中的一个，因为它在那部分更完整，但无论如何，只有十个字母的拼写差异，所以在其中十个案例中有 17 个字母不同。这是同一个单词的拼写差异，只是拼写不同。四个字母代表一些风格变化，三个字母表示有大量的增加，这是在第 11 节哪里？马所拉文本写道，他劳苦之后，必看见哔哔声。

死海古卷说，在他灵魂的痛苦之后。他将看到光明，同样的短语也出现在七十士译本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翻译中某个词漏掉了，文本和死海古卷的传播已经证实了翻译是正确的，而马索拉文本是错误的。

有时卷轴会纠正马所拉文本，这是一个有趣的小例子，以赛亚书第 14 章，如果你读过钦定本，虽然现在几乎没有人这样做了，但是我们会的。我们会把它当作钦定本。钦定本的译本是基于马所拉文本的。好的，所以在 14 章中，你要用这句谚语攻击巴比伦王，说压迫者何竟止息。黄金城何竟止息。相当不错。好好试试他们的尝试。我的意思是巴比伦黄金城，这说得通，对吧？马所拉文本

中的单词是 **Madhava**，这是该词在旧约中唯一一次出现，唯一的地方，所以当得到这样的东西时，我们称之为 **hapax legomena**。当你在旧约中看到类似消失的东西时，你必须猜测它是什么意思。

好吗？我们猜测的方法之一是将这个词与其他相似的语言进行比较，比如阿拉姆语，在这种情况下，阿拉姆语中的 **Dahab** 一词可以表示黄金。好，它与希伯来语中的黄金一词相似。但另一方面，在死海古卷以赛亚书卷中，这个词不是 **Madhava**，而是 **Mahava**，正如你在这里看到的。这里有一点小不同。我们的 **daleth** 上面有一个漂亮的小尖头，而这里的 **resh** 顶部有曲线。我读过很多死海古卷手稿，我可以告诉你，在一些人的笔迹中，**Daleth** 和 **resh** 看起来一模一样。

你基本上是在决定你的词汇，在这个例子中，是 **Rahav** 这个词。它与 **Rahab** 这个词有关，你知道，它的意思是傲慢、自大或自满。所以，在这个例子中，这是一个很好的希伯来语单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弄清楚这个。所以，几乎所有的现代翻译都会说，傲慢的人是如何衰落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或者消失了，对吧？所以

，在死海古卷中，这些圣经手稿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我们所说的文本类型，这也是一个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的领域。但是，现在，我们得到了数据，前所未有的

数据，对吧？马所拉文本、七十士译本和其他旧约译本有时反映了不同的传统。我也应该在这里加上新约，因为新约在引用旧约时，经常会引用七十士译本，而有时我们不知道它引用的是什么，对吧，你知道一个很好的小著名例子，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好吗，我们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引用的，显然他们在圣经的某个地方找到了这个，但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无论如何，我们得到了马索拉文本七十士译本。

我们有其他反映不同传统的旧约译本。有时，一些卷轴手稿似乎与马索拉文本完全相同。事实上，有时它们似乎代表了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希伯来语版本。七十士译本与马索拉文本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有时还是有显著差异。所以有

时，当我们看死海古卷时，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七十士译本对某些事物和翻译的解读的基础。有时，他们似乎引用了支持新约的引文，比如诗篇 22 篇，我会在这里快速向你们展示诗篇 22:16 在马索拉文本中我们读到像狮子一样 **ka'ari** 是我的双手和双脚好吧，这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嗯，在《新约》中，这节经文，即《诗篇》第 22 篇，被视为《新约》中的预言诗篇，这节经文适用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我们被告知他们刺穿了我的双手和双脚。好的。现在，刺穿这个词应该是 **ka'aru**，而不是马索拉文本中的 **ka'ari**。

好的，我们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明白，对吧？好吧，这里有一个案例，在《死海古卷》中，我们读到的不是 **ka'ari**，而是 **ka'aru**，所以《死海古卷》实际上支持了《新约》对这节经文的解读。

那么，让我们来谈谈古卷和犹太教，以及我们对耶稣时代之前的犹太教以及耶稣时代以外的犹太教的理解，我们一直在谈论的这个教派是谁？我们谈论的那个教派是谁？谁隐藏了这些东西？他们为什么要隐藏这些东西？他们是同一个群体，还是由多个群体组成？当然，这已成为价值 64,000 美元的问题之一，至今仍在争论不休。关于死海古卷的起源，有几种理论。当然，最常见的理论，也是在古卷发现之初就出现的理论，实际上是很久以前著名考古学家奥尔布赖特提出的，即古卷是由艾赛尼派撰写的。

你知道，当你得到六卷古卷时，你可以说，嘿，看，艾赛尼派写了这六卷古卷，而你得到了 900 卷古卷。另一方面，这有点多，对吧？特别是如果地中海世界各地只有 4,000 名艾赛尼派。每个人都是抄写员吗？谁知道上帝的子民都是抄写员，对吧？认为这些文本来自艾赛尼人在昆兰的生活的想法，我想说，这仍然是关于卷轴起源的正统理论。在昆兰发现了一些书写材料，我们知道当昆兰定居点.....我不想讲得太多，因为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说话太过分的考古学家，但在昆兰定居点，我们知道有几层不同的定居点。

或者最初，它可能是在哈斯蒙尼王国时期作为堡垒修建的。最后，它被废弃了，可能在卷轴被隐藏的时候，它被用作一个小型定居点，供那些尸体埋葬在社区附近的平台或台地上的人居住。但是，随着考古学家在那里进行挖掘，定居点，这些昆兰废墟，很快就与卷轴联系起来了。他们说啊，这肯定就是书写

这些卷轴的地方，他们之所以这样想，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看到了第四个洞穴的图画。你看到了那幅图画，而进入那个地方的唯一途径之一就是从山顶上下来。所以高原的顶部就是那个定居点，所以很自然地，山顶的定居点和下面的洞穴以及藏在那里的所有卷轴之间就会有联系。所以

，正统的理论是，有一大群抄写员在库姆兰日夜工作，抄写这些文本。这种理论最纯粹的形式是，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了。你知道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他们不可能在库姆兰写下所有这些文本，所以很可能其中很多文本是在其他地方写的，然后在其他地方复制，然后带到库姆兰，作为艾赛尼派的图书馆，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卷轴就在那里，然后这些卷轴被藏在洞穴中，时间大概是在公元 67 到 70 年左右的大起义期间，或者如果你一直算到马萨达被毁，则是 74 年。

另一种理论，这个理论更微妙一些，那就是这些卷轴不是由艾赛尼派撰写的，而是由一个类似艾赛尼派的教派撰写的。我对这个理论更满意一些。我不相信这些卷轴是由艾赛尼派撰写的想法的原因之一是，艾赛尼这个词从未出现在任何死海古卷中。

死海古卷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可以翻译为艾赛尼的词。如果艾赛尼这个词，正如我所建议的，可能来自动词 *asah*，即制造、做或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发现他们以任何方式使用这个词来描述自己。他们称自己为 *yachah*，即社区。

他们从不使用任何听起来像艾赛尼派的词。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将自己认定为艾赛尼派。其他人可能会将他们认定为艾赛尼派，但这些人绝对不会将自己认定为艾赛尼派。

所以，我想这就是我的主要问题。一个类似艾赛尼派的教派？嗯，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另一种理论是，这些卷轴是由其他犹太教派撰写的，然后藏在库姆兰附近，而这个教派的身份一直存在争议。

很早以前，一位名叫塞西尔·罗斯 (Cecil Roth) 的人就提出了这些文本是由狂热分子所写的想法。塞西尔·罗斯认为这些文本是由狂热分子在耶路撒冷所写，并在

那里收集起来的。如果你读过《战争卷轴》，你就会明白塞西尔·罗斯的想法从何而来。

这些人热切地期盼着与罗马人展开的这场战斗。听起来，这听起来像狂热分子。因此，塞西尔·罗斯认为这些书是狂热分子写的。

近年来，迈克尔·怀斯重新提出了这一理论，并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这一理论并没有被大多数学者广泛接受。另一位学者提出，该教派实际上是撒都该教派。

毫不奇怪，他的观点是基于卷轴中反映的宗派习俗。他所做的就是将这些东西、这些死海古卷和一些习俗与他在《米什纳》和《塔木德》中看到的归因于撒都该人的习俗进行比较。作为一名犹太学者，他更重视正统实践而不是正统教义。

所以，他说卷轴教派一定是撒都该教派。好吧，我实际上参加了一个研讨会，我们讨论了该理论的优点。我不想太不尊重这位学者，因为他是一位好学者。

但在我们看来，他对《死海古卷》的某些解读可能并不正确。甚至他对《米什纳》的某些解读也可能不正确。但无论如何，除了那些更典型的犹太学者之外，这一观点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你会发现这一点被抛到一边。但实际上，所有归因于撒都该人的信仰，比如天使信仰。我们在死海古卷中看到各种关于天使的事情，做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撒都该人不相信天使会介入我们的生活，对吧？他们不相信死后生活之类的东西。至少有一卷书卷，也许还有几卷，谈到了死后生活和死者复活。显然，死海古卷教派和法利赛人一样，非常重视口头传统。

因此，在定义撒都该人的许多核心问题上，该教派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死海古卷的信仰和关于他们某些信仰的论文与我们在撒都该人身上发现的信仰和论文是无法调和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试图争辩说死海古卷代表了早期的基督教运动。

其中包括芭芭拉·图林（Barbara Thuring），她很久以前就靠写书赚了大钱，还有罗伯特·艾森曼（Robert Eisenman）、巴金特（Bagent）和李（Lee），他们因写作而出名；我认为他们的书是《圣血，圣杯》（Holy Blood, Holy Grail），这本书卖了很多本。但这些人中有几个人真正利用了最不可能的卷轴起源理论，但这个理论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个立场的优势是什么？在《死海古卷》中，有一位正义的教师被一个邪恶的牧师迫害。

嘿，基督教，对吧？耶稣被邪恶的大祭司迫害。就是这样。你对天使和灵魂也有类似的关注。

然后还有一些流行语，比如光明和黑暗，我们在约翰福音和新约的其他地方经常看到这些词。新约是他们使用的短语之一。当然，这来自耶利米书，但是嘿。

社区。因此，一些人利用基督教和死海古卷教派之间的这些小相似之处，断定死海古卷教派一定是基督徒，是早期的基督教运动。当然，这是在基督教运动被圣保罗彻底重塑并被重新塑造成保罗更易于接受的版本之前。

这一理论的缺陷在于，死海古卷中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名叫耶稣的人。没有耶稣，没有耶和书亚，没有耶书亚，什么都没有。所以，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耶稣。

老师从未被说过要为任何人赎罪。然后就是关于死海古卷的整个好战性。耶稣对你有这样奇妙的看法。你过去听过这样一句话：爱你的邻居，恨你的敌人，但我告诉你，爱你的敌人。

你在《死海古卷》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句话。事实上，社区规则，即那份基础文件，说你要以完全的仇恨来憎恨黑暗之子，直到复仇之日。事实上，有些人认为，也许耶稣的话是针对那些被死海教派吸引的人说的，不管他们是谁。

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些卷轴出现得太早了。它们至少比耶稣时代早 100 年，甚至可能早 150 多年。所以，我们在这里得到了许多不同的可能性。

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有点失去吸引力的一种理论是，这些古卷不是由某个犹太教派所写，而是代表了所有不同的犹太教派。很明显，死海古卷代表了许多不同的观点，但也很明显，其中的核心文本代表了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所以，我认为，这些文本背后存在一个教派的观点是不可否认的。

他们是谁？我就只说艾赛尼派的事情，好吗？一个教派如何描述自己？嗯，这里有几个不同的版本。我们有《大马士革文件》，我之前谈到过。我们有《社区规则》。

该组织称，他们在愤怒时代聚集在一起寻求上帝。愤怒时代是什么？可能是哈斯蒙尼王朝时期。他们在这里谈论的很可能就是这个。

他们寻求上帝四十年后，上帝兴起了一位公义的教师，引导他们走上真理之路。现在，你们说这位教师被一个邪恶的牧师迫害，不得不逃走。他带着他的追随者逃往大马士革。

再次，有人质疑这是否真的意味着大马士革，就像大马士革城一样，它至今仍然存在，或者这是否是某个其他地方的某种象征性描述。很多人声称这实际上是指昆兰。现在，昆兰距离大马士革很远，与大马士革完全不同，但是，嘿，你知道，无论你觉得怎样都行，对吧？该教派将生活在大马士革的荒野中。

现在，你又说，啊，荒野。这不就是沙漠中心之类的地方吗？嗯，不一定，因为这些人也倾向于认为荒野是任何不属于他们的地方，从精神上来说。所以，他们会住在大马士革的荒野里，直到复仇之日到来，那时他们就要起来反抗不义之人。

而那件事发生在正义导师去世 40 年后。所以，这很有趣。再次，我必须向 **FF Bruce** 表示敬意，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

FF Bruce 在这里做了一些计算，并提供了一些数字等，并意识到他们的年表实际上是基于《但以理书》的 70 周年表。因此，我们再次看到卷轴教派非常受《但以理书》的约束，他们在想，他们为什么要分开？在这里，我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回到 4QMMT。让我们在这里长话短说。

4QMMT，这是其中一部分。这是 4QMMT 中最大的部分之一。文本非常零碎。

它存在于几份不同的手稿中，我们尽量将其拼凑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份重要的文本。它布局清晰。显然，这是一封信。

在其中一份手稿的结尾，他们向写这封信的人表示了非常恭维的态度。我们写这封信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你想做正确的事。

你们有能力做出我们需要的改变。但只要想想大卫，想想古代伟大的国王，想想他们是如何留下持久遗产的。只要你们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你们也能留下伟大的遗产。

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是写给哈斯蒙尼家族的人的。我不这么认为。

这些人不喜欢哈斯蒙尼人。我怀疑这封信实际上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晚得多，它可能是写给希律王的继承者之一，不是写给希律王本人，因为没有人喜欢希律王，而是写给他的继承者之一，他的后代之人，被认为比他更虔诚。无论如何，它说了什么？它从阳历和阴历之间的差异开始。

阴历是基于对月亮的观察而制定的，这对农业社会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你可以在晚上看月亮，如果是满月，你会说，啊，该把农作物运到市场上去了。如果是新月，你会说，新月，新月。你甚至可以从语言中看出这里的联系，对吧？因为“月亮”这个词和“月份”这个词来自同一个词根，希伯来语中也是如此。

因此，这些农业社会经常会根据月相来安排生活。所以，每个月都有新月，而《米什纳》中谈到了他们在哪个城市观察新月，然后宣布新月已经开始的问题，这就是他们决定不同节日的时间的方式。阴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阴历年实际上比太阳年短。

当然，太阳年是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因此，阴历年较短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只按阴历月计算，那么每过去一年，12 个阴历月就是一年，但现在你的

一年比太阳年短，而且你还剩下更多的一年。因此，你所庆祝的节日，比如说，在第 12 个月或类似的月份，就会在一年中越来越往前推。

因此，如果你对此不采取任何措施，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在隆冬时节庆祝春季丰收节。他们采用一种称为插入闰年的方法，每七年两次在日历上增加一个月。因此，你将拥有第一个月和 12 个月，然后有些年份会有闰年，你会有一个额外的月份。

当然，今天我们仍然有闰年，但我们的闰年只有一天，而不是整整一个月。无论如何，死海古卷社区及其同情者或实际上在他们之前的人，无论是谁写了《禧年书》，我们都不知道谁写了《禧年书》，但写《禧年书》的人说，错了，错了，错了，错了。我们使用阳历一直是上帝的意图。

因此，死海古卷社区一开始就说，你们的日历应该这样。他们在 4QMMT 中列出了一份很长的清单，其中描述了每个节日的日期、地点、安息日等，这些都基于阴历而不是阳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问题是，如果他们没有在正确的日子举行赎罪日仪式，那么它还能起作用吗？死海古卷教派会说，不，它不起作用。

如果你没有在应该做这件事的那一天，也就是上帝命令你做这件事的那一天做这件事，那么整个仪式就毫无意义。它并没有消除人们的罪孽和罪恶感。因此，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牧师的不道德。他们所说的不道德是指他们没有按照他们认为应该遵守法律的方式遵守法律。我已经谈到了洗手的问题，事实上他们认为牧师洗手的方式是错误的。

但这只是问题的开始。其他问题是，显然祭司们允许他们的狗进入圣殿的范围内。他们说，狗啃食了祭祀的肉，啃食了骨头和祭祀的肉。

当然，对这些人而言，这就像把神圣的东西扔给狗一样。不，你不能这样做。与外国人通婚。

大错特错。不要为这些人做这样的事。这又回到了《禧年书》。

其他事情与母牛骨灰的用途、红母牛仪式有关。所有这些法律细节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他们来说却非常重要。婚姻法。

你可以和谁结婚，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可以和谁离婚。所有这些问题。这些也是他们讨论的问题。

我已经提到了洗手。此外，他们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洗身体。所以，让我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下。

我在讲座开始时提到过，有一位圣经学者说，他想不出死海古卷对我们圣经研究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当然，我们知道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我们已有的文本，而且当我们将死海古卷与一些古代手稿进行比较时，它在许多方面改进了我们已有的文本。其他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是死海古卷，你可能会说，它完全混淆了我们对圣经何时形成我们认为正典的形式的认识，至少是旧约。

约瑟夫斯在反驳阿庇安的著作中明确指出，犹太人有固定的圣经正典。我认为学者们没有足够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坐在那里挠头说，哦，我们不知道正典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我们知道它至少在公元 90 年就完成了，因为约瑟夫斯说，与希腊人不同，你们希腊人有各种各样的圣书，而且它们都相互矛盾。

但我们犹太人不是这样，先生。我们的圣典只有 22 本书。别算了。

但无论如何，它只有 22 本书。如果你记得 12 位小先知被视为一本书，这会有所帮助。但无论如何，22 本书，它们从不相互矛盾。

这是公元 90 年的约瑟夫斯，他认为，而且他进一步说，没有人会梦想在我们认为神圣的书籍中添加任何东西。所以，你看《米什纳》，你会发现在《米什纳》中，他们仍在讨论《所罗门之歌》是否应被视为圣经的一部分，《传道书》是否应被视为圣经的一部分，《以斯帖记》是否应被视为圣经的一部分。我的印象是，当时所有这些争论都是理论上的，因为约瑟夫斯非常坚定地认

为，根据他的说法，这个问题在公元 90 到 100 年时已经解决了，但这个问题何时解决，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确实知道，有些我们认为不是圣经的书卷，比如《禧年书》，却被一些死海古卷当作圣经引用。我们知道有一本书是圣经，《以斯帖记》，但死海教派绝对没有把它当作圣经。所以，当这些古卷被收集起来时，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至少在这个群体中是这样，关于什么应该被视为圣经，什么不应该。

正如我所说，这进一步混淆了什么是正典。另一方面，现在似乎已经达成了很大的共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认为的圣经，他们也认为是圣经，可能除了《以斯帖记》。

所以，我们所知的《圣经》早在公元前 150 年就已经存在了，即《希伯来圣经》。一些问题仍然存在。但就大部分而言，问题已经非常接近解决了。

我已经提到过死海古卷中使用的圣经解释方法的一些例子，关于他们如何解读一段可能被视为预言的文本，他们会解读一些像我提到的哈巴谷书注释中的内容。哈巴谷书讲述了巴比伦人将要来作为审判上帝子民的工具。然而，在死海古卷教派的解释中，巴比伦人并不是预言者。

不，那些巴比伦人实际上是罗马人。所以，他们引用了那段经文，并将经文中的文字应用到他们当时所面对的情况中。我们看到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

有些经文、有些预言原本是指国家或类似的东西，但它们却适用于个人，比如正义的导师。现在，有时，当我们阅读《新约》时，我们会意识到，这些人显然没有读懂《圣经》的全部内容，因为他们对经文做了一些我们永远不会认为是合法的事情。他们把经文应用到耶稣身上，而这似乎与耶稣没有任何关系。

但现在，通过死海古卷和我们在其中找到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到，新约作者所做的事在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这些基础已经奠定，他们遵循了我们在死海古卷中看到的先例。古卷教派在他们的王子的领导下，期待着一场与罗马人的战争。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的主流态度。

到了罗马时代，由于多种原因，犹太就像一个沸腾的熔炉。我在许多地方都提到过其中一个原因，你听过那句话吗？如果你给一个男孩一把锤子，他会发现所有东西都需要钉子，你知道吗？我的论文就是关于但以理书的，所以我到处都能看到但以理书。但我发现，这一时期对但以理书的影响和关注非常强烈，这些人主要根据对但以理书的阅读，相信他们正生活在世界末日的边缘，至少是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的末日。

他们对此感觉很好，因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将会更好，因为他们将掌权。所以，无论如何，同样的心态当然也出现在新约圣经中。新约圣经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感觉，即他们正生活在末世的边缘。

然后，有趣的是，我们在阅读库姆兰文献之一（死海古卷之一）时，读到他们预言复仇之日将在正义导师死后 40 年到来。在死海古卷之一中，在其中一个圣经解释中，他们说，好吧，末日已经延长了，因为上帝的奥秘是不可捉摸的。所以，这些人确信，在正义导师死后 40 年，他们将起来消灭罗马人。

我很确定时间已经过去，而他们仍然在想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嗯，你知道，上帝延长了最后的时间，因为你知道，谁能理解上帝？这让我想起新约中的一本书，有人说，人们说，嘿，他的承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它实现？他说，你不知道吗，在主看来，一日就是一千年，一千年就是一天，主之所以有耐心，是因为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悔改。所以，这些生活在末世边缘、对末世充满期待的人发现自己很失望，不得不重新做他们的数学和计算。

但是，死海古卷教派的态度、期待、心态，所有这些特征，我们在早期教会中也能看到体现。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说，是的，这里可以划出一些界线，但不是谱系界线，也不是死海古卷教派催生了基督徒之类的东西，而是类比界线。我们有一个教派，我们可以称之为千禧年教派；我喜欢千禧年这个词，人们生活在对末日的期待和期望中，并期待着他们在末日中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有另一个教派，即基督教派，他们也期待着末世的到来以及他们在其中的角色。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所期待的末日并没有到来，这两个群体都在努力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有趣的东西，有趣的时代，能够阅读这些文

本，能够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能够打开它，能够看到这些人在 2000 多年前写下的所有这些晦涩难懂的小文字，真是太好了。

这是安东尼·托马西诺博士和他关于耶稣之前的犹太教的教学这是第 11 节“死海古卷”。